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四 爭錦緞織女秘三絕

眾人苟得，筆將怒以生花；賢士無名，心每勞於織錦。馬氏五長之譽，俗子必爭；吳宮三絕之能，天孫何有？遂抵滹沱河，西風大作，三日不得渡。中夜，展枕中第，圖觀之，云：

由房及女過滹沱，奔鹿逢君，入井逃信。帝王州，故人愁，將軍能文，稚子好武。

甘君命取曆書閱畢，謂二僕曰：「須再滯四日可渡矣。」蓋是日曆宿及尾，距房已二日，及女乃第四日也。二僕未信，果大風隨息隨起。至女日乃渡，入獲鹿縣。大雨，一晝夜平地水三尺。甘君兀坐行館。第二日三更，雨歇月明，二僕倦臥。甘君獨步前庭，見持刺者來云：「趙成安君過語。」甘君迎出，其人若縑流，氣體英猛，微有慘色。相揖後，就庭中石床並坐。甘君問曰：「君前立趙幟者乎？」曰：「然，滹水之敗，餘乃兵解，君於趙先世著偉烈焉。餘幼時曾於代貉間識君矣。」甘君曰：「鄙人說前生事，誠雲夢夢，君曾識我，我安能自識耶！」其人云：「君故趙將李牧也。難後，與趙高同師，而高以兵解之後，得第三塵，為獸仙入海西。君恥其居之卑，轉婆羅門，修煩惱行，時又與餘同一導師也。餘有鑑於刎頸之交，無出世想。邇者，除菩薩之眉，低猶多事；挾金剛之目，弩竟無由；視智勇之場，僅如糞土。自謂空禪之性，不復幾希。然君屢樹助猷，業已循英傑之途，登聖賢之岸矣。儒之道，充實光輝，非徒冥悟，亦自知其無以尚之。」甘君曰：「某未能技也，安敢言道？」其人曰：「由道而技則易，周秦以來，力學者皆能之，由技而道則難，其在軒轅之世、伊耆氏之朝乎？君根底極深，得道先於邃古，雖遷移時代，無間化神。斯可云富有之業，日新之德也。吾墮空趣，雖不為鬼，亦罕至於仙。君濟艱時，不學為仙，而潛超乎釋矣。」甘君曰：「君寄跡何林？而深夜與談幽秘，將有以持贈未流者耶？」其人曰：「太行山下小蘭若，盡我居停。君過平定州，於故淮陰侯駐兵處，幸微服過，勿為彼所覺，疾馳至壽陽，則彼無及矣。」甘君悚然問曰：「某何怨於淮陰侯，而蹙之甚也。且地遠鈞台，亦違鍾室，何為而毅魄無歸，不入立功之彭城，受封之下邳，與被擒之雲夢，而乘君不聽左車之說，未羈張耳之頭，僥倖於背水之一戰。如此問者，幽棲不去，戀其功乎？抑銜其怨乎？」其人曰：「彼固餘之仇也，天帝憫餘之被戮，俾信司井陘靈神，歲時來謁。以謝劫仇，往歲井陘大水，淹其神祠，就平定州駐兵高阜處也。彼以刎項王罪，先幽於鬼都。今項王證無上道，請於帝，今彼平天魔帥呂雉，以立漢功。彼自揣當時將兵之略，不如後世。凡建牙者過境，必以故楚州鬼兵襲執之。令其助戰。邇三年中，閻帥卒於固關左右者，殆五六靈矣。君有名於本朝，恐不免指摘耳。」甘君起而再拜謝，又請曰：「設不能脫，當奈何？」其人曰：「可奔固關，吾為君設禪仗以待。」乃作別，甘君將送之門，則曰：「毋庸，君既知吾，勿敢拘形跡也。」仰天作鷹隼聲，須臾化大鳥飛起。甘君返入戶，月落星橫矣。迨明，謂二僕改健裝為賈服，距平定州二十里便宿。日方中，入井陘。傍水邊行，過成安君祠，入展禮，神像宛如夜來客。嗟呀不已。過固關三十里，遽憩村舍，入里門，甘君馬忽驚而逸，乃縱身下，馬自奔東面，命村人與一僕追人。四更還，覓馬不得，其僕汗泅氣急呼曰：「總帥且起，甲兵無數擁村外矣！雲將入擊。」甘君大驚曰：「成安君援我之義，囑以奔固關。我敢違乎？」乘僕馬徑出，至里門。遇鬼兵將合圍，群噪曰：「奉靈神令，逆總帥助陣，勿待加刃也。」甘君叱曰：「胯下之鬼徒，安敢薄我！」鬼兵怒吼，甘君引佩劍左右揮之，突圍出，五更雞鳴矣。抵固關之西門，繞關外百步，一大鳥飛下，化為前縑流，慰甘君曰：「少摧頹矣！試坐道旁，無恐，看吾伏信也。」未幾，鬼兵至，一人出隊中，惟見項以下，而面目無有，其腹中語曰：「甘總帥若不肯隸吾麾下，則設伏擒之。」縑流笑曰：「子為沛公之功狗，既烹矣，猶猶者何為？」腹中又語曰：「吾忍呂后，天帝命報之，恐兵力不勝，故乞甘為前部，前所俘獲諸將，真兒戲耳。何足克敵，汝衲何知，而謂吾之已刻也。」縑流曰：「子苟非呂后誘斬，早晚亦必反，叛跡彰而惡名著矣。天方祚漢，亦終為漢誅。一時唾罵反側，僅同陳相國，無異九江王，千秋萬世，誰為子稱冤者？不德呂后而以為怨，宜其幽沈九壤，徒弄鬼戈也。甘君歷劫忠義，豈為子烹狗之徒，無論其不可辱也。天有耳目，苟為無上使者偵知之，天君不罪子乎？」腹中作歎聲曰：「信耽鬼趣數千年，惑倍當日，微居士發蒙。怙過因陳，背於正軌，必遭無上天君震怒矣。幸哉！」呼其徒速還，毋狂逞，瞬息都絕，縑流亦不作別，自為大鳥去之。

天明，甘君將返，則所逸之馬，自東關奔至，殆前夜為鬼兵所驅者。遂復乘之，以僕馬係其後，入村舍。二僕惶遽方定，抵榆次，聞鎮太原者為隴西公弟，遣使來迎，即馳入省中。既覲面，各道款洽，蓋亦總角交云。甘君問：「隴西公近日安否？」其弟垂淚言曰：「近為回紇部人所圍，總帥秦中之行，職是故也。」賊善窺伺，故樞密不欲明言之。至秦隴，則各路兵已調集聽令矣。」甘君曰：「然則前途當易騎也！」隴西公弟曰：「由太原至涇陽，皆飛檄傳箭，半驛換一馬。」甘君呼餐畢，即請行。隴西公弟致詞云：「總帥席不暖，突不黔，致身王事，馳驅不寧。厥惟麟閣之光，豈直□原之幸。敢拜勞。」甘君遜謝去。

一日馳二百里，至涇陽，陝西統軍迎至。甘君問曰：「隴西公鎮涼州，何以被圍至急？」統軍曰：「回部賊錯處郡縣，敢為盜淫，民受荼毒者，莫可告語。隴西公捕得數十人誅之，出不意大至，故五百人受圍罕城，軍中失其烽火，望氣不能知方，我兵赴援者，進退失據，捷書不易得也。」甘君曰：「先集者有幾路兵，請視其將校。」統軍曰：「凡四路，涇原軍猶勁，餘皆次焉。」甘君送統軍出，取各將名冊觀之，涇軍主將員用智，由登封縣學博，平土賊有功，自願改武衛，屢擢鎮將，有子員矩兒。年十二，曾上馬殺賊，累立功。隨徵。甘君奇之，又涇陽衛官龍芝，臥疾不能行，以弟木蘭代。甘君尋思木蘭古女名，從徵必有異能矣。先命鎮將員用智相見，一兒跪拜如介者儀。甘君問曰：「君始為廣文，何以殺賊改官也？」用智對曰：「職豫人，少治舉子業，文采無以勝人，嘗登嵩高，憩山家，遇村中老翁媪，以其季女相匹，贅居之。妻勤於紡織，深夜雜誦，機聲輒應之。每作詞賦未成，視其所織花樣，即恍若有得。構思擗管，俄頃千言。所讀經史子集，偶有遺忘，視其機中之絲，若百川灌河，曲折奔注，曾捷司州解首，廷試對策亦瑰偉，為曳白者所剪取，因下第歸。妻曰：『有文無命，盍就學官職？』從之，縣中山賊竊發，妻告以滅賊頗易，自織山谷伏兵圖，屬職獻大帥。賊平，將擢僉判，而妻勸改軍官，乃呈於節度，授防禦使，歷今職也。是兒年十二，乃妻所撫養，力能捍兇，出入高城，身輕若飛鳥。凡職軍中有所擒賊，皆是兒之能。職惟知賦詩退敵而已。」甘君命矩兒解衣，視其遍體，赤筋成文，非復尋常皮肉。謂用智曰：「君一門殆列星所聚也，是子定非池中物。」矩兒叩頭謝曰：「他日兒與降姊終侍麾下東歸，今如水上浮，合之方結實耳。」甘君曰：「爾姊為誰？」矩兒未及答。用智曰：「童子無稽言，明公勿煩致語也。」以目視矩兒，乃俯首。甘君命出，召龍芝之弟木蘭，叉手至前。甘君甚識其人，而記憶不及，叱從者且退，木蘭當是故人。言未畢，木蘭揖而言曰：「甲子別來無恙，自東徂西，又復男易服。宜明公熟視而若無睹矣。」甘君轉疑，以禮命坐，曰：「小戎之女子知兵遺風也。但石灣相援之天女，胡為至此，僕實不足以知之。」木蘭曰：「妾父母以報國邀封，令赴西陲剿賊，乃嫁涇陽君次子；入世為龍芝。將家子未化膏粱，頗耽聲色，以妾嘗助戰，歷職貳師，茲回賊潛令人來陝，貽芝金帛，妾勸斬其人，先與為絕。乃人之無良，面而受。惟恐賄賂之不繼也。及調兵赴罕援隴西公，則稱疾不行。妾又更名木蘭，請於涇原帥員君，雲以弟代兒也。」甘君曰：「天女來配於涇，僕幾無由香祝。今而躬親枹鼓，增溫其板屋之光，比百人之露一鱗舒一爪者，洵為陣堂堂而旗正正矣。國家何其幸哉！」木蘭乞秘之，乃謝去。

甘君入長安，員用智請曰：「職妻聞龍木蘭有代夫之行，亦欲易健兒服，任職幕僚事。恐總帥有兵氣不揚之戒，故先陳之。」甘君曰：「夫人請行，必有破賊之策，君儒將也。與夫人勤王，正資韜略，僕敢以少卿敗將之說，有孤夫人用命哉！」時報統軍入，謂甘君曰：「四路軍將，惟所指揮。吾方守長安，未能追隨也。」甘君曰：「統軍自固，某當前驅。」統軍辭出。甘軍乃下令曰：「及枹罕百里外，即頓兵無前進。迨其時，更有籌議。」呼矩兒至前，署一小軍使職，囑曰：「爾往探賊，通圍中消息。吾至黃河渡口，見爾所持幟插尾，即知得確耗也。爾但以夜三鼓進帳白事。」矩兒曰：「請與阿姊同行。」甘君曰：「我前日方問爾姊，何以不言？」矩兒曰：「兒之父不欲言也？姊氏東海幽宮，吾舅之中女，今攝龍芝職從軍。將欲立異功，以報兩地知己，故兒

請偕行。」甘君問曰：「天女為爾外家姊，爾亦鱗蟲長乎？」矩兒對曰：「非也，龍與星官，半為親串。兒實鬥宮第七星招搖之精，不知者輒號司文，兒欲以武備救文事之窮。故降生獵徒，為母氏所育。」甘君曰：「爾父母非星辰乎？」對曰：「是也。父即斗南一星，下唐世為張嘉貞。母故天孫，復降於父，以織輔道，雖不為相，亦大藩焉。然居室無男女欲，因以兒嗣續。此說非荒唐，乃天上人間，觀乎文者，察變化成之理，勿傳神仙誕妄也；兒幼小犯漏泄戒，總帥以為無稽言耳，願藏密。」甘君點頭曰：「諾！」召龍木蘭曰：「天女與員矩兒先為謀。」木蘭曰：「此兒饒舌，乃欲役使阿姊耶。」甘君曰：「兒尚小，僕固不欲獨任之。」始偕去。甘君命啟行，中途問用智曰：「聞回賊甚伙，可指其負○處而設法殲諸乎？」用智對曰：「枹罕四隅，皆賊巢也。其山澤藏垢，王師覆轍，不知幾經，撲滅為難矣。職問妻小：『此行當以何制勝。』渠云：『回人多疑，奉鬼神語。且每食必殺牛，請織六幅回文，五色絲布，命矩兒裹革飯牛而使咽之，用販夫驅至賊中，彼必爭取，及剖牛腹得絲布，將驚懼自攜貳，或倒戈來降，則多斬以立威。至臨陣對敵，木蘭先之，矩兒繼之，須獲全勝，諸將第鳴鼓助攻而已。惟大功既成，有來賊總帥者，吾碎乞巧針二十枚，請以戰罷吞之，自能御災也。』其言如是。」甘君謝曰：「軍中苟無君夫人，師其濟乎？敬聞命矣。」於是員夫人織一圖，如弓樣，兩頭順逆讀：

命薄皆丑，性惡皆狗。柄是斧刀，逃遁何有。又一圖，如玉尺，十字演七絕，復四字迴環讀之。

氓蚩笑舞學，狐鳴忽甲兵。

又一圖，內外順逆讀，即蘇若蘭璇璣遺制也。

臍噬有災生盾矛，定難神鼎沸中州。

西征早策如貔虎，北向先時識馬牛。

囉鼓作聲悲靜夜，黍禾殘氣敗高秋。

泥塗亂跡群鱗介，迷處何虞漏網收。

又一為象戲圖，三十六字，縱讀由右，橫讀由左。

爾臣土濱蝨民，罪若塵海之賊。

當戒周鉞伏誅，我其道秉竄殛。

極言拜命無將，罔兩來歸中國。

又一圖，如方珪，正讀互讀成二絕。一三五字皆陽文，不借用；二四字皆陰文，借用；以白黑色別之。第二遍首句借次句二四字，次句借首句二四字互讀，下兩句仿此：

道胡容獸惑，豈謂妖多霧。

人可有回心，將教說作霧。

又一圖，如龜形。只十三字，共四回錯綜讀，以四彩線為細文貫串之：

首讀：莫耶一劍誅天方，是狗與豬喚，（即耶字）娘。

次讀：是莫豬耶與狗娘，喚一天劍誅，（即一）方。

三讀：豬狗一娘，喚莫是耶，劍誅天與方。四讀：娘喚狗豬耶，天與是方劍，莫一誅。（即耶字）

軍中三日而織成，用智呈甘君觀之。甘君贊曰：「璇璣圖之雄偉，凡手已鮮能之，若龜形之俚質，非化人不足以語也。」一日四路皆駐兵，雲隔圍城僅百里，乞定策。甘君曰：「吾自引員君部二百人，銜枚疾馳。至黃河口覘賊，諸將皆依山置營，堅守壁壘勿四出，賊至必以夜，飛推山炮擊之。旦日，固不敢來也；吾有檄至，晷刻不得遲，宜惜國典。」諸將皆諾。甘君至黃河岸，渡艇十餘，只○尾不見矩兒幟，驚謂用智曰：「圍城未通消息，隴西公其殆乎？」用智亦曰：「自職妻以鏡卜之，隴西公為賊掠去三日矣。但俟矩兒來軍中，其事方信。」夜三鼓，木蘭進帳見。甘君問矩兒，答曰：「今早入賊中救隴西公，雲不得志不返。」甘君曰：「兒真壯哉！但隴西公何以被掠？」答曰：「賊有偽呼於城下請降者，須公一人出撫。公勇於自任，出諭賊，乃就執焉。罵賊而賊不殺，公無以自致。豈非天乎？」甘君歎息。員夫人請木蘭入，語以飯牛策。木蘭曰：「妾亦能為之，不必矩兄弟也。」遂將絲布去，改形為販者，得壯牛六頭，以油紙包絲布，雜草豆餅飯之。牛已饑，皆不及磨齒而盡下。徑驅入賊營。從賊見之，喜謂曰：「何不以肥韃供肥王餐？」木蘭曰：「肥王莫給齋牛直矣！」從賊叱曰：「乞相販夫，罔識弦高之犒，且不免為溝中瘠，吾徒豈畏食言肥耶。」即招呼數賊來奪牛。木蘭曰：「乞相者請自獻於王可乎？」從賊曰：「即亦不禁，當蛇行匍匐以前。王有賜，不可拜受，否則忤王意也。」引之見賊渠賽田。木蘭拜畢，言曰：「某大王豐沛之民也。有山後十二角獸，敬備大牢之享。」田曰：「野人善辭，不愧榆之秀草矣。」賞細褐二端，釐纓四具。木蘭拜曰：「此即何敢傷惠，願自今以後，得王所嗜者，更竭致！」田大悅，留啖牛肉。木蘭借以偵察。少間，宰夫以絲布進。群賊皆稽首賀。右總管楊嘿前曰：「此天所以命王也？」田曰：「何言之？」嘿曰：「甲兵正應今日之舉。」田大喜，惟國師忽雷諫曰：「篝火狐鳴，乃陳勝王之起事。今以相例，非謂不克有終乎？願輟食。」田笑曰：「得如勝廣，亦復不朽。況詞旨輿折，豈凡輩能測。吾聞天之降祥，古有赤烏白魚之異，牛食天書而剖得之，似非常眷顧，師而斷章賦詩，不亦以辭害志耶。」雷嗟吁自去，竟不與食。

田命以牛酒賜木蘭。飲啖畢，遽辭出，至賊營外二十里，聞喊戰聲，近前視之，乃百餘賊圍矩兒門，死回枕藉無數。木蘭呼入曰：「小弟倦矣，姊自殲餘賊！」矩兒笑曰：「早不救我，必俟其危。」木蘭曰：「稍遲，何至讓也。」矩兒走出，謂木蘭曰：「餘賊盡，即赴迤南三里破寺會。」木蘭掣劍斫及百人，餘賊尚死鬥，蓋回人劫殺，有進無退。故接戰既敗，無一得生還也，木蘭皆斬之。行破寺中，則矩兒方待隴西公話。木蘭並謁見。隴西公曰：「僕為不死之漢臣，深玷節鉞，兩將出死力援援，可云收一具枯骨耳。何顏致謝耶。」姊弟皆感泣，扶掖出寺門。甘君遣人以三騎來接，云：「軍中卜知節度當還，故遣迎也。」隴西公上馬不及十里，甘君以員帥至道左，與相見，悲喜交集，聯騎還帳中。三人既坐，矩兒告曰：「賊置節度第四寨，防護將五十人，兒以前夜飛入其地，乘防護者倦寢，潛斃十數人，引節度從寨後出。天明，守寨賊覺，奮其徒追襲，兒始藏節度破寺中，而自迎戰。木蘭至，相率還也。」木蘭告曰：「牛已食其一，剖腹得十字圖，賽田與楊嘿輩，處堂而慶，共謂休徵，其教師忽雷，憂形於色，極諫而退。懷懼來歸者，必先是此回。若亡命善戰，賊中不過二人，速斫法珠而已。餘雖數萬人，皆天陰之哭鬼耳。其副賊國○，蹤跡詭異，若妖物所憑，然非臨陣才也。明可剋日進兵，責小將等必勝狀。」甘君兩稱其能，且曰：「明當徹各路俱進，與節度奏功。二將各率五百人，分兩翼進。」二將退，隴西公拱手言曰：「昔總帥嶺表宣勞，即知虎頭燕領之才，非直橫海伏波之目。隸也不力，西道分馳，乃下策絕城，狼尾將『，而前軍伏甲，鳶肩忽來，竟解越石之圍，免遭平原之縊，還轅告捷之事。違敢與知，請室乞哀之文。僅能為役。僕當自械條。入謝聖明，廁戎行，曾不安席。」甘與員俱服其忠節。明日，甘君以十健卒護還京師，四路軍集。遂誓師曰：「回賊久廢國維，安逃憲典。今以魚麗之陣，破烏合之徒，如虎豹入林，眾豕不足流其涎也；鷓鴣翔漢，群雞不足供其啄也。吾方集徵南之君子，踐逐北之蟻兵，當用少而勝多，直以勞而攻逸，先登則搗其穴，後至則環其營，天將下而塵清，犬戎誅而魃息，咨嗟有眾，愛戴維皇。予心既同，爾力宜戮。」眾將皆呼曰：「願陷陣殺賊，無負真將軍之命，以貽聖天子之憂。」

是日，鼓角西行，望風生畏，有賊黨稽首馬前曰：「乞王師霽威，伸一言伏斧○。」甘君問曰：「偽降者乎？求死者乎？」首一人曰：「死誠自求，降乃非偽！」甘君命隨左麾，至駐軍地候勸。首一人曰：「吾偕來者九人，幸勿見殺。」甘君曰：「大兵無此虐令，但隨行。」甘君命逼賊寨五里立營，分軍三面為犄角勢。夜分，喚降回問曰：「汝何人？」乃叩頭言曰：「某等不知春秋、不知朝暮之小蟲耳。前天書降於牛腹，教師深以為憂，謂畜生道必無成功。謂菩薩心終許皈命，合志有回中夢醒之輩，求生於闔下死棄之餘，忽雷居先，鑼鼓自殿，計五百人，牛馬器械如數。」甘君曰：「忽雷吾識之矣。鑼鼓又何人？降回色駭？」隨答

曰：「即某是也！」甘君怒曰：「汝並不居先，何假忽雷號。」命斬之。其九人訴云：「回民皆忽雷心腹，命先納款。鑼鼓欺天兵，嘗試耳；非真降也！」回民有降人名冊在，不敢踏虛，取冊呈上。甘君思員夫人多斬立威之說，乃曰：「速命忽雷至軍中，吾當撫之。」餘人俟後命，忽雷自縛詣。甘君命釋之，雷謝曰：「天書已發其六，識天命之有歸。將令何須再三，卜將星之常耀。彼昏猶稱為瑞，時日曷不即亡。漢家終斬白波，曹氏無疑黃蓋。」甘君曰：「卿自知命，如五百人之擾擾何？」雷曰：「請令降回為前部，或得其死力，或因而借誅，則總帥無患矣。」甘君曰：「卿言甚合，何不令四百九十八人出戰，吾與卿以大軍應之。」雷告其部下人，皆諾。臨戰，賊分兩路出戰，甘君命降回各半隸木蘭矩兒，前軍分兩路進，敗還者後軍斬之。降回不識暗令，見賊不戰，多語，倒兵攻後者，十之五六。兩將盡誅之，餘赴門者，多為賊殺。矩兒謂阿姊：「賊十倍於我師，非佯敗不能分其力也。」木蘭曰：「然則弟先敗，姊繼之。」矩兒以右軍敗南走。員用智謂甘君：「請諸將，無得往救，徑掃賊營。」甘君是其言。未幾，木蘭亦以左軍敗北走。賊分逐之，營中無勁兵，為四路軍所襲。甘君入據其營，用智密以碎針授之，自引軍援二將。初逐矩兒者為法珠，及空曠處，矩兒還戰，珠下馬變形為八尺癸。矩兒笑曰：「餘固獵徒也，豈畏狗哉。」躍上癸背，奮毒手擊之。癸力疾奔走，煙塵滿空，至深澗上，癸起立，墮矩兒於水，便逃去。五百人自與群賊混戰，各無軍主，由南轉北。木蘭已自擒速劓送中軍，而遭五百人護員君及夫人，自復南馳，援矩兒也。見矩兒所率五百人，尚與賊鬥，呼風雷助之。賊盡死。五百人告曰：「小軍使騎一巨犬去，墮深澗中。」木蘭大駭，謂五百人：「駐此待吾！」即尋澗旁，得犬跡沒處，謂矩兒必不死水，何以不出耶？飛入探之，中亦龍湫，聞矩兒與數人話，木蘭大呼曰：「此間何精靈，敢窘吾弟。」見與矩兒口給者三人，皆涇陽遠宗，輩行較長，木蘭曰：「族人乃與回狗為好，而譏訕星官，行遭錢塘誅戮矣。」三人皆怒曰：「汝夫私受人之貨財，不知所報，而毀其膏沐，自囿雄烏。貝闕光儀，忽墜於地，又復如簧不遜，謗及尊親，將遭割耳之刑，不免批鱗之苦。」木蘭曰：「三君之力，只如蜉蝣，將欲伏屍污池耶？則請膏吾劍！」矩兒亦謂曰：「不緣渠輩為龍芝之宗人，弟已削食其脯矣。」三人大叱曰：「小兒惡舌，擒之為有名矣。」各吐朱絲繩來縛矩兒，竟不能脫。

木蘭仗劍鬥，三人各變蛇頭，飛出湫上，以械來敵。木蘭袖出一物，飛而啄蛇腦，蓋鶴屬也。三人乃復本形，投地乞免死。木蘭曰：「即取吾弟來，遲則皆斃。」兩人伏地，一人自去負矩兒出。木蘭乃與之約曰：「今日之誅，吾不為已甚，他時涇陽門戶之事，無許出援，仍陷罪辟。」皆唯唯去。木蘭與矩兒還五百人駐兵地，適員帥以兵會，乃俱至中軍，則法珠亦為被擒之速劓所縛，置階下，是速劓服甘君不殺之義，而擒珠以贖罪也。賊數萬人，擒斬殆盡，賽田楊嘿，俱赴員帥降。甘君入枹罕城，賞勞將士，以檻車載賽田、楊嘿、法珠，獻闕下誅之。忽雷速劓俱貸其死，餘賊擒者，釋五百四十人，斬三百三十六人，埋死回五處，橫七里，塚周遭各二十弓，比於京觀，可謂雄矣。是夜，甘君宿城中，命刁門維謹。勇士三十人，皆環帳露刃侍直。甘君吞碎針臥，胸中覺摩蕩不成寐。二更後，有物蠕蠕在床下動，出地為小兒，匍匐將登床。甘君拔所懸劍劈之，凡五斲而成五六小兒，皆不盈尺，踴身踏甘君腹，即氣結不能展。小兒爭以舌舐其臍，癢欲死。忽臍裂，針出如飛矢，小兒觸針者皆墮死。天明，見床下數十針，穿五紙畫豬形。旋有自縛呼於堂下者，軍校視之，頭面皆縈血縷，自稱求見兵主。甘君命牽入，其人叩頭曰：「叛回國，死晚矣。昨夜見全軍破滅，以術為死者報仇，演豬兒食糟咒，妄圖戕害，為天針所貫，痛徹心膂，殊不欲生，請受磔也。」甘君命並囚之，而謝員帥及夫人。用智謂曰：「職妻雲所俘四賊，俱犬豕之精，械送京師，恐遁形也，須授木蘭符咒禁之。」甘君命木蘭受教。員夫人曰：「前所織龜形詩，本咒回變者也。四咒即有四符，汝自書符鎮壓，至就戮。亦不能變矣。」木蘭得其傳，就檻車內書符刺於背，四賊歎曰：「囚固不能變，變亦何能復人道，禮拜清真寺哉！」甘君即使解四賊者入都代奏，將入蜀矣。員帥致詞曰：「矩兒自言，合侍總帥馬首，願收之，並致夫人之意。」甘君曰：「於僕計誠得也，甘旨誰奉耶！」用智曰：「職久自當去，訪嵩山婦翁，與妻偕隱。」妻云：「錦官城下，尚得與總帥縱論機宜，職僅於此相送。」甘君因鳴為別，將及北棧，木蘭曰：「送明公止此矣，不久亦入蜀聽命。」甘君曰：「天女遠送於棧，實惻我心，滅回之功，即以今名人告，榮封蒞止，為不櫛揚威，顧入蜀何緣，更深延佇。」木蘭出涕曰：「鱗族女流，何敢棄其家室，或者宮車大去，翟□無歸，竄在行間，借返幫國，亦未可知耳。」乃辭去。矩兒自隨行，事甘君如父。甘君問曰：「木蘭我，色甚慘沮，果何隱忍耶。」矩兒曰：「阿姊不得於龍芝，此還反目之下，必及操戈，然芝性兇暴，姊必為所挫也。若許兒以十日往返報命，則姊之戰功，可以稍酬矣。兒亦以報其潤底相援之誼。」甘君曰：「兒願去，吾何靳焉。抵成都十日後，即盼兒歸也。」矩兒曰：「爾時部署諸將猶未畢，兒自與姊還，且赴青城山謁吾母耳。」

矩兒即走遠，入龍芝營，軍人云：「副鎮有疾，日與夫人構怨，戒外人不得通刺。」矩兒曰：「我戚屬也，況同居虎衛，見何傷乎？」軍人入告，芝命逐去。木蘭忿曰：「國之將士，比狗彘何如？而重彼輕此，肺腑真別也。」芝嘗曰：「彼狡童者，特私人耳。於時笑語，無面目者亦自不妨，獨惜我難為丈夫矣。」矩兒聞聲厲，遂出穩兵舍伺之。夜二鼓，聞軍人呼曰：「君夫人被辱矣，奈何不相哀吁耶？」矩兒奔入，見龍芝縛木蘭於柱，而自鞭之，乃大吼，飛兩足擊其左右頰。芝出不意，便倒地。矩兒乘其脊，揮拳殊重，芝創甚不能起。矩兒解木蘭縛，軍人背面稱快。木蘭曰：「爾恩義斷絕，我已無夫，逝梁發筍，亦復何怨？自此相逢，即如寇仇，幸善避匿。」芝在地誓曰：「龍氏脈斷，亦不欲延之，婦道淪夷，見者掩面，速去！勿以丑言污吾耳。」矩兒曰：「姊無為刺刺也！不忍芝，芝將忍汝，胡勿絕之？」木蘭泣曰：「行矣！」軍人皆哭送之。木蘭隨矩兒出，及褒斜間，黑霧蔽天，戈甲湧至，聞谷中呼曰：「涇陽棄婦，留爾羅襪去，否則奪之。」矩兒欲挺身鬥。木蘭取揚子江心鏡龍照之，霧卷散，露鬼物數百，皆持械。木蘭微哂曰：「是芝所鍊草木魔也。」出蘆管吹之，鬼物盡飄去。芝下地來搏，矩兒伏弩射之。便叫曰：「死矣！」林莽中聞崩塌聲。木蘭慟曰：「哀哉，芝被誅也。誠即天刑，我今何忍目擊？」矩兒曰：「阿姊仁義人也，第業緣斬卻，此正其時。」木蘭拭涕以謝。抵成都，聞甘君方臥疾，徑入起居。甘君曰：「兒歸乎？天女返乎？九股苗連屯五百里，蜀東黔北楚南廣西之境，綿綿延延，主撫者惑於人心，主剿者黯於地理，兼以癘疫無命，星隴告凶，蜀中如虎之師，瘡痍未復，戎兵大事，係於我躬者，如千均一發，能不憂哉！」木蘭曰：「昔苗民逆命，神禹徂徵，史傳乾羽舞階，七旬來格，乃諛辭也。棄而勿徵，以洞庭之野，畀之而已。豈格之謂乎？若謂苗不格，由於德未敷，帝舜不宜有是，益之贊禹，宜於闕下，何待師中，傳此一篇，開後世坐論太平，民不知兵之弊。今天子文德，豈遜虞廷。而有苗之眾，倍徒當日，群臣宴安盛明，鮮有助伐，張皇無以作氣，要結足以損威，實未好謀，非真罔濟也。明公為故李將軍，北平知畏，小范老子，西夏敢欺，天尚可回，寇何難殄？若憂思鬱結，病且日臻，國家於何倚賴，忠勇失其憑依矣。」甘君瞿然曰：「天女起予是也，聞蜀兵多爭。今渡錦江東下者千五百名，吾欲微行以觀其輕與整，天女盍偕往？」木蘭從之，經萬里橋邊酒家，入坐飲，一士翩然其來，飲畢。便入亭子賦詩云：

濯錦何心飲吸川，若為題柱訪名賢。

不歸獨恨風雲外，萬里橋尋萬里船。

後署司馬季孫，甘君拱手問曰：「先生寄托幽遐，何來何往？」士喟然曰：「苗人並興，此書生投筆之日，吾獻策罰帥不行，且東歸耳。」甘君曰：「聞甘鼎招賢，我將自投幕府，請為先容可乎？」士仰天笑曰：「彼烏足以知予哉？」甘君曰：「士誠自量，亦未可輕量人也。明日今時，於此地相報何如？」士斂容曰：「且如命。」遂別去，見蜀兵來渡如沸，喧囂聒人，甘君歎曰：「實不能軍，何以用命？」木蘭曰：「固非節制之師，選鋒而出，其人半可用也。」兵渡畢日將西夕，爰買舟游錦江。聞鄰船有叩舷歌者，招木蘭曰：「爾主人且維舟百花潭，入子美草堂，作萍蹤話。」木蘭告甘君曰：「招呼者即員夫人，乞明公依草堂之約。」甘君曰：「員帥別時，曾有此囑，當速人俟。」無何，一童子前導，入草堂者，衣飾如村姬，而光燭九幽，神澹於水。甘君迎謝，各北面拜。木蘭與夫人亦為禮。夫人南面坐，甘君側坐西南隅，乃曰：「往者罕之役，夫人勤於王家，鼎奉以馳驅，始無隕越。今蜀江振旅，方虞獨力不支，而忽下雲斬，不爽臨歧之信。夫人其將出世乎？抑有以教鼎也。」夫人曰：「自歸涇原，而回文半幅，秦中士女，直寶之為碎金。好事若告於秦宗藩，遣其王妃相召，請織西征露布，即如教，王潛奏禁廷，欲以女尚書宣召，爰與夫計，隱青城山避之。伊未敢掛冠，俟瓜代者，即潛游嵩少耳。嗟乎，俗患才少，仙患才多，是以斷機裂帛，寧使天宮絕業，不

示世人。將懵懂以歸真，勿紛華而入妄，固其所矣。總帥平苗，宜用文士，日中之司馬季孫，相如後人，才真不世，命之持檄諭禍福，蜀中之苗，當不煩血刃，此心戰之地，武事不勝用也。」甘君再拜受教。夫人與童子出門，甘君送之，已不復見，乃與木蘭還幕云：

不求仙釋問清真，漫詡西方有聖人。

那默德徒稱教主，咸陽王始是良臣。

矛頭咫尺生煙霧，壁後倉皇泣鬼神。

寄語天才息機事，妙明心可證前因。

藕房子詮曰：

銅頭不見，錦緞聿興，武事之終，復為文事，而爭之者何也？人自誇其腕中之錦緞，則內爭；人共逞其胸下之錦緞，則外爭；爭之不已，而刀槍劍戟，突至交加，必幻銅頭於胸中，而不畏人之爭。且懸銅頭於腕下，而孰禁我之爭！君子曰：「夫錦緞而可爭也，織女其傷之矣。」

俠以武犯禁，禁在士師而終不能犯；儒以文亂法，法在宮府而卒致之亂；則豈非禁行而法阻，儒之害甚於俠哉！錦緞之爭也，所謂文事之禍，切於盜賊刀兵，關乎陰陽水火，非錦心之織女，孰與拯之，以秘息爭，乃正本清源之道。

色絲機為三絕，吳宮所矜，而凡技能之以三絕稱者，率仿乎此，織女不聞有是事也，宣則未知，秘於何有？史氏則以支機之石，著於嚴君平，不得謂織女無機。即不得謂織女之色與絲，非合機為三絕也。夫傳神仙者志其宣，而錄清異者述其秘，自秘三絕，而錦緞雖多，視猶糞土，彼蚩蚩之士夫，或冀得其全，或乞分其半，何為也哉？

史氏惡人之炫其長，曰才也、學也、識也，而思與不知而作者，以天人之力，廓而清之。雲織女，則自無文以至大有文者，可以埋名矣。雲秘三絕，則自無一長以至兼數長者，可以藏用矣。吾服斯旨之微而臧，罕譬而喻也。